

目錄

程子年譜續 清·池生春 諸星杓 編撰 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 清·王文誥 編撰 四八三



儒藏

目錄

程子年譜卷三

楚雄池生春籥庭

輯

會稽諸星杓恕齋

明道先生

四年辛亥、四十歲。簽判鎮甯軍。

先生至鎮甯軍、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旣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



藏

程子年譜

明道先生年譜

卷三

滅觀州郡、欲盡取諸婦、兵沿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

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隄論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運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

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明道行狀。元豐九域志。澶

北路。宋史。熙甯四年二月。詔增漳河等役。從程昉議。八月。

河溢澶州。十二月。朝廷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河上流。

并修塞第五埽決口鎮甯。續通鑑長編。四年五月。御史劉

摯言。內臣程昉於河北開修漳河。功力浩大。所用九萬夫。

所至凌侮官吏。監司畏昉之勢。不敢言其非。昉前後奏事。

欺妄要君。乞加貶竄。安石爲昉力辨。後覺其誕。疎之。九年。

昉以憂死。劉渙字仲章。四年五月。知澶州。十一月。以工部

尙書致仕。其後熙甯十年七月。河大決於澶淵曹村下埽。

按先生治河不暇。入城省親。當先生平生與人交無

是太中以四年乞祠歸就養矣。

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

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

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旣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

歎服。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

歎服。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

正平
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

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

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

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

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

部伍猶整肅如常。游酢書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

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

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

歲餘而去、至使田夫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

生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邢恕敘述。

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

一事。

遺書謝顯道記。

澶娘生。

見明道文集下同。

作侍郎彭公行狀。

彭公

名思永、字季長、廬陵人。先生外舅也。生咸平三年庚子、終熙甯三年庚戌、年七十一。天聖五年進士。歷官南康軍判官、廣州南海、洪州分甯縣、通判睦州、湖州、常州、爲御史、出守宣州、除北路、轉運使、進工部郎中、升刑部、出爲益州路轉運使、權領成都府、遷兵部郎中、戶部副使、充陝西都轉運使、鎮高陽、治平中、升給事中、知江甯府、權御史中丞、神宗朝、以蔣之奇言大臣陰事、扳公降給事中、知黃州、徙太平州、郊祀恩、復工部侍郎、知亳州、移揚州、遷戶部侍郎、致仕、徙居歷陽、疾卒金陵。娶晏元憲之姪侍郎容之子。二男、衛、衍。五女、長適胡從次、適李伯英、次卽先生室、次適田祐、次適齊域。公終之明年葬。先生作行狀、詳文集。

五年壬子、四十一歲、求監局養親、罷歸、始僦居洛。

十二月郊祀霽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

以便養親得罷歸明道行狀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

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曰以讀書勸學爲事先生

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

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劉立之敘述按先生講學友

夫司馬君實也於李仲通則稱其德性之粹於孔周翰則

示以聖賢之學於呂晦叔則勸以好賢之勿替歸上之勿

疑於韓持國則語以性道之無二克復之爲一與張天祺

言心不可制縛與吳師禮言理須要明辨他如談王介甫

之學錯處言謝師直之易非是雖異己猶服其忠信富鄭公謂天下無福文路公稱之曰明道雖先達尤折節敬禮其見於唱和者有若王安之張子直王求甫陸子履陳公廙其見於遊從者有若范堯夫范彝叟范淳夫謝師宰王彥霖王參輔韓宗道杜孝錫皆相與質疑問道者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閒官居洛



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調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

范祖禹敘述。按先生門人劉立之、呂希哲、在嘉祐初爲最早。劉絢與立之同時。李籲稍後於絢。蘇

昞、熙甯十年橫渠卒後從學。呂大臨與兄大忠、大鈞皆從橫渠。元豐二年入洛，見二先生卒業。謝良佐游酢在元豐元年。先生知扶溝時從學。楊時以師禮見先生於潁昌。在元豐四年。朱光庭見先生於汝。在元豐六年。侯仲良、華陰先生之孫年輩後於諸公。他如田述古、周純明、邵伯溫皆在洛得聞緒論，不出熙甯間。而邢恕始見先生於磁州。在治平初，則又先於呂、謝、游、楊。此先生門人之可攷者也。又居洛講學，自熙甯五年壬子至十年丁巳。元豐三年庚申至七年甲子，前後十餘年。

六年癸丑，四十二歲居洛。

時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明道行狀。先生居家不補久之。程

闕里志。

六月七日、周子卒。

濂溪年表、生於天禧元年丁巳、終於熙甯六年癸丑、年五十七。

濂溪先生歿、洛陽二程先生倡學於時、辨異端、闢邪說、自孟子而下、鮮所許可、獨以先生爲知道。云自聞道於先生、而其學益明。明道嘗自言、吾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得吾與點也之意。伊川先生狀明道之行曰、幼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推尊如此、於是世方以道學歸之。通書卽其所著也。始出於程門、侯師聖、傳之荆門、高元舉、朱子發、寬初得於高、後得於朱、又後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傳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舊本於其家、比前所見、無太極圖、或云圖乃



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此書字不滿三千，道德性命、禮樂刑政，悉舉其要，而又名之以通，其示人至矣。學者宜盡心焉。祁寬通書後跋。寬字居之，和靖門人。是跋題於紹興甲子，蓋和靖沒後二年也。周

子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篇，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等篇，則可見矣。朱子文集十黃百家按：朱子云



元公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者、有程氏、遂廣大而推明之、而周孔孟氏之傳、渙然復明、此定論也。顧二程氏雖受學濂溪、而大程德性寬洪、規模濶廣、以光風霽月為懷。二程氣質剛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峯為體。其道雖同、而造德自各有殊也。全謝山周程學統論明道先生傳在哲宗實錄中、乃洪學士邁作、並云從學周子。川先生傳在徽宗實錄中、乃洪學士邁作、並云從學周子。兩朝史局所據、恐亦不祇呂芸閣東見錄一書。觀明道之自言曰、自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則非於周子、竟無所得者。明道行狀雖謂其泛濫於諸家、出入於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而要其慨然求道之志、得於茂叔、則吾疑以爲門人之詞。蓋因其師平日有獨得遺經之言、故遂欲畧周子而過之也。周子所得、其在聖門、幾幾顏子之風。二程之所以未盡其蘊者、蓋其問學在慶歷六年、周子即以是歲遷秩而去、追隨不甚久也。潘興嗣志墓、其不及二程、子之從遊者、亦以此。陸世儀云、二程之學、本於周子、或謂伊川作明道行狀、言明道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不言周子、此不善讀書者。明道自言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定性書、即周子定之、以仁義中

正而主靜之旨。至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惟人得其秀而最靈。皆周子太極圖之言也。豈得云不本於周子。所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大抵聖賢之人。一經指點。他自會去。尋頭路讀書。終不然。只守定這幾句師說。亦不善學者矣。七年甲寅。四十三歲。監洛河竹木務。陳襄薦明道性行端醇。明於義理。可備風憲。不果用。

先生家居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明道行狀。先生既不

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爲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真顏氏之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遊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

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斂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邢恕敘述。作李寺丞墓誌銘曰予友李君仲

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爲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護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情容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羣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爲高深方

勇勵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爲絕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羣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惟偶爲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恨累日、痛自飭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爲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爲、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



時承尉乏、與其令謀曰、劉右鵠、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爲也。當說使自効、則賊爲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爲之死。然召我亦有以爲信乎。仲通卽以其符諾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爲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死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仍升一任。御史用間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爲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廢以冗職、可絕後

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爲害。仲通宰江甯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稅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爲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已，共爲謗語，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人皆爲仲通危。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概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無媿於古人，況使得與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熙甯七年二月庚寅葬於